

三
國
志

100元

上

國

志

魏書六

三國志六

董卓二袁劉表傳第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爲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擡字孟高早卒次卽卓卓弟男字叔穎

少

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

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爲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入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爲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

隗辟爲掾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

帶兩韃左右馳射爲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

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

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遷中郎將討黃

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

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

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佳扶

風拜前將軍封釐鄉侯徵爲并州牧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

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卽路也

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

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靈帝崩少帝卽位大將

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

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卽討讓等

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眞眞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

光和三年立爲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 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

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

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蠭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

士饑之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

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

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

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

夜步行欲還宮聞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

阪下 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

還率眾迎帝 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

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 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

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

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

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十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

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

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 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眾所殺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

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舅其攻殺苗於朱爵關下 進苗

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

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

謂卓兵不可勝數

先時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

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

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

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

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

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輒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汚宗廟皇太后敎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咸為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引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

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

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

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劔立搃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苗楨出其尸枝解節弃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弃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到陽城時值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門開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尙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毖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平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與瓊之別名爲別有伍字也蓋未詳之

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

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

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

寶物

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

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彊兵蹙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收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峭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辨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僚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賁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搃殺之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

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轡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獻帝紹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

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尙父今公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入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卓弟男爲左將軍封鄴侯兄子璜爲侍爲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車也

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尙未笄封爲渭陽

君於鄆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鄆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

謁拜車下卓不爲禮招呼三臺尙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

爲前將軍皇甫嵩爲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爲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爲太師嵩爲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眞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眞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

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築鄆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鄆去長安二百六十里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鄆行塢

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橫音光

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

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養之未死偃轉杯案閒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

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爲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

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傳子曰靈帝時關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

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唆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風俗通曰司隸劉囂以黨諸常

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

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

互起民多冤死悉椎破銅人鍾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

肉好無輪郭不磨鑪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

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尙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

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

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

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

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一猶不

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

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夷甲而入卓旣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旱暵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卽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炷致卓膾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長安士庶

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

祐人神所同疾君爲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似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臣松之以爲蔡邕雖爲卓所親任情必不黨盜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爲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旣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三曰中遂至尙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壻中

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

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懼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缺鎖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

輔使箠之得兒下離上箠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

即時殺越 獻帝紀云箠人常爲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

營中驚輔以爲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

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

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

恐不知所爲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

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允乃呼文才整脩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

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

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

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

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廋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更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

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詠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尙書令及爲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閒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葬卓於郿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閒不爲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

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

擅朝政英雄記曰催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

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

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

長安己爲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

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尙數十萬

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閒相啖食略盡獻帝記曰是時

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繕以與之李傕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詔賣廩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廩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

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惟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

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避近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其語良久而別催兄子利

隨稠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催轉相疑

戰鬪長安中典略曰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催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閒之會催送饋妻乃以鼓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

示之曰一棲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催質天子於營燒宮

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告催者催使兄子暹將

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催復移

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餽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

上封事曰催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快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已

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干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其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

催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豫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催書問催使公卿詣侍中常洽曰催弗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

歸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

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閤問起居求入見催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刀侍中侍郎見催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膺催州里素與催通語催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催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鄺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鄺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眾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之鄺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公承黃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催不納鄺言而呵之令出鄺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為催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鄺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鄺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豈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鄺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催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鄺答語切恐催聞之便勅遣鄺鄺裁出營門催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鄺忠直縱令去還答催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將楊奉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催眾叛稍衰

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閒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

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的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土眾

咸呼萬歲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

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催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

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

催汜大戰奉兵敗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獻帝紀曰時尙書令

士孫瑞爲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爲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爲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滄于嘉趙溫

司空楊彪張喜等爲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

天子走陝北

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

獻帝紀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

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

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尙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

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

刃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

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

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

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

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

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

荆棘依丘牆閒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尙書郎以

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閒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

法各出奔寇徐揚閒爲劉備所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爲杼秋屯帥張宣所邀

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

誅催夷三族

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將

汜爲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